

洗思路：

在生物醫學教育中的日常介入

洗思路 See through 生醫科學影像展

時間：2019年9月10日～12月10日

地點：成大醫學院大廳迴廊

國際傷口修復與再生中心助理研究員\李貽峻

每天，我們帶著理性分析的頭腦走進實驗室，課堂上對著無數的投影片喃喃自語，中午計算著最短路徑與時間步入食堂，下午鏘鏘必較地閱讀著期刊，睡前還不忘收發地球另一端的電郵。但我們不曾盤點過晚餐與宵夜所攝入的卡路里或鈉鉀鈣；面對百貨公司週年慶時我們的思緒也不嚴謹，燒烤的PM2.5與致癌物更不在大大武花大武花的韻律中有意義；有時候，我們會好整以暇地逛逛美術館或音樂廳，也喜歡以文青之姿在中西區的老屋之間穿梭；而到了選舉時分，我們平凡的狂熱焦慮與激情耳赤，也沸騰得簡直快要汽化。

教育家帕克·帕爾默 (Parker J. Palmer) 在《隱藏的整全》一書中，這麼描繪著分裂的現代人：「我們感到生命中缺少了一些東西，想在世界裡尋找它，卻不明白失去的是我們自己。我們感到自

己虛假不實，甚至好像隱形，因為我們不以真面目在世界中。」

洗思路的濫觴

因此，學校的特色領域中心之一，投身生醫研究以「師法自然的完好如初」為座右銘的「國際傷口修復與再生中心」，便希望能在我們最熟悉的日常生物醫學研究題材中，介入關於哲學、美學、甚至神學的思考。因為我們相信也期待，醫學與人文是無法在「人的科學」(human science) 中被分割的整體，偏一即難以達致對人的透徹理解。身為生物醫學科學的探索者，同時具備科學哲學與生命美學的眼光，才更靠近了專業素養的展現。

2018年，這與醫學院人文傳統底蘊不謀而合的渴望，便在時任博物館館長，系統系陳政宏教授「發展大學博物館的多功能平台」的科技部計畫中，看見了曙

光！這個計畫是一連串關於科學概念展示的理论與實驗，當時第一個嘗試便是以「生物醫學影像」作為反思與展示的素材，呈現大學博物館除了以典藏品作為教育媒介，另一種不同的平台角色，並在博物館舉辦了一檔生物醫學影像展，名為「洗思路，see through」，傳達一連串透醫學影像進而生發哲學反思的宏大企圖。

然而，在博物館歷時三個月的展覽之後，隨著研究計畫的推展，在後續評估中發現此一結合生物醫學專業影像，與抽象哲學概念交織的展示呈現，對於博物館的尋常觀眾而言有許多理解的門檻，也因此較難深入抽象的哲思。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發現，對於目標受眾的想像，需要更清晰的界定，才能使展覽達到「洗」思路的深層效果。



若要跨越生醫知識的理解門檻，進而挑戰深化其背後的哲學乃至價值基礎，那最好的觀看對象，自然便是醫學院的師生。因此我們傷口修復與再生中心也從最初樂觀其成的贊助者，化身成為了策展人，選定在2019年九月開學的第一天，於醫學院重新製作「洗思路：生物醫學影像展」的再生。

洗思路的風景

當成大在強調大學生研究（undergraduate research）的時刻，我們期待學生們能在所展出的生物力學、生物化學、微生物學、結構生物學、免疫學……這些燦爛眩目的知識中，同時看見生醫研究中冷靜的美感、理性的懷疑、感性的相信、和諧的戰爭、流動的時間……。它們不是期刊雜誌中不斷翻新的知識，而是一位生醫人終其一生的學問，從新學期的第一天開始。

當然，這也是走出博物館展室，一場華麗而日常的空間介入。

當醫學院以陶冶一個完整的人作為醫學專業教育的首要，那麼這種「成人之道」便自然會通透與貫穿著師生每一天的日常風景。拎著早餐趕早八的第一個畫面，便是在大廳中撞見對科學家所提出「傲慢與偏見」的叩問；一個轉身則會看到一串串「懷疑與相信」的掛軸，除了眼見為憑，科學家何以能夠相信？若所有的相信都源於感官的經驗，那什麼又是懷疑的理據？進入講堂的長廊，刻意在吃便當的窗台邊，與上下課穿梭的動線中，擺置了難以二分「理性與感性」的螢光顯微鏡照片，與免疫學家手工雕塑的空啤酒鋁罐，留步沉思與動手塗鴉成了醫學課堂外的佇足；轉過迴廊，與莊嚴的石泉廣場希波克拉底誓詞對看的，是生物體中永無休止的「戰爭與和平」；而

展覽的末端，或是從醫院方向走來的起點，在一幢三公尺見方的黑屋中，則展示著從婦產科所拍攝的胎兒超音波影像，一直到預告了生命即將終止的各式病態心電圖線條，在宓靜中提醒著我們面對生命的「過去與未來」，最好早日學會謙遜之姿。

洗思路之後

生命中的任何介入與被介入，總是毀譽參半的經驗，但關於生命與教育的智慧，往往也不在人思想之內，而在人意料之外、圖謀之上。為期三個月的展覽，成大醫學院懷著寬容的勇氣，的確令人期待在組織人事與教育內涵上的新氣象，會無愧於上個世紀肇建了戰後第一所國立大學醫學院的胸襟與底蘊。